

## 温州街的风景

陈平原

没统计过全球各大城市中到底有多少条温州街,但我敢断言,最具文化艺术气息的温州街在台北。因临近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曾有许多著名学者在此居住,故台北温州街常在诗歌散文随笔中露面。其中最为我熟悉的,当数早年与鲁迅密切交往、渡台后长期担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台静农先生(1902—1990年)。

二十多年前,我在台大中文系客座讲学一学期,课余常流连于此,听朋友们指点史迹,讲述先贤故事。这次重回台大做讲座,先到当年使用的第四研究室留影,再去系主任办公室拜访,收获几册“台大中文系80周年系庆丛书”,外加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2023年印制的精美的《台静农先生·百廿诞辰纪念专辑》(增订版)。后者实在够分量,八开精装,沉甸甸的,收录台先生的书画、篆刻、信札、文物、年表,以及纪念文章24则。毫无疑问,书艺是重点,也确实最为精彩。但我更关注那些及门弟子的回忆文章,其中陈昌明的《温州街》以及梅家玲的《寻找台静农先生的鲁迅塑像》,此前虽已读过电子版,这回重温,倍感亲切,因其中蕴含着我的某些阅读痕迹。

2021年11月,台大中文系为纪念台先生百廿诞

辰,举办了系列活动,《文讯》杂志配合刊发若干文章,陈昌明的《温州街》便是其中之一。文中提及1989年台大改建温州街十八巷的老宿舍,搬家那天:“我看到台静农老师缓缓起身以双手抱着鲁迅的陶瓷塑像,步履庄重而沉稳,像《礼仪》中的祀典,一步一步走向二十五号的宿舍。那是一种极慎重的态度,一种精神仪式,是不能假手他人的,当我回家后还感受到这股神圣而隆重的气氛。”读到这一段,我很是感动,当下拍照发朋友圈,引来好多关注,于是有了下面追寻鲁迅塑像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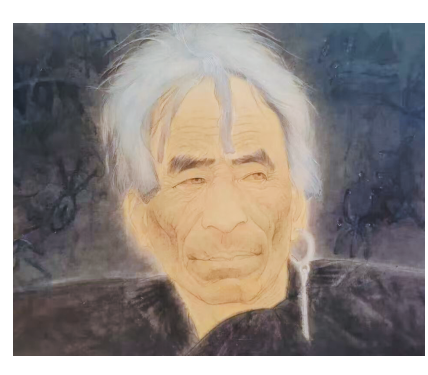
我先向时任台大“台静农故居修复工作小组”成员的中文系教授梅家玲请教,讨论轶事之真伪、塑像之有无,以及追根溯源的可能性,一开始云里雾里,后因《鲁迅研究月刊》约稿,梅教授格外用心用力,多方寻访,终于水落石出:1980年初,作家李昂在台北一间茶艺馆看到走私进来的茶具中,有一尊鲁迅坐藤椅的陶瓷制品,买下送给了台静农。“这尊鲁迅塑像鲜为人见,却俨然成为台老师多年来始终心念鲁迅,对其敬之重之的见证。它穿越无情的政治风暴,为那个逝去的时代,留下有情的印记。”(参见梅家玲《寻找台静农先生的鲁迅塑像》,《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1期)依照梅教授发来的照片,2024年6月,我终于在汕头某收藏家那里看到真

身,发现底部有红印“AMEITAO 陶”,综合相关资料,应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石湾美术陶瓷厂的产品,不过目前还没彻底坐实。

在台大的演讲结束,与当年教书的同事及老学生小聚,而后就请梅教授带路,重走温州街,参访“台静农人文会馆”。当初台大宿舍改建,台先生从6号搬到25号,住了半年就不幸离世了。如今台大将那幢台先生短暂居住过的日式木造平房落架重修,努力复原,精心布置成台先生故居。据说,书房中大多数物件,如藤椅、手表、茶杯、墨盒等,都是当年台先生书房中的原物,由家属捐赠。

书房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书桌上陈列着文具与台灯,背景墙上挂着张大千题写的“龙坡文室”,下面放着一帧台先生单人照,一帧夫妇合影,侧面墙上则是台先生书写的龚自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午后阳光正好,透过日式窗,不冷不热,色调很是温暖。书房布置简洁,加上没有其他游客,整个环境显得宁静安谧,仿佛主人正在午休,随时可能起来写作。转到已全部

打通的正屋,那里被布置成台先生的小型书法展,或隶或楷或行草,书写诗文或联语,很是精彩。选择几幅我格外喜欢的,站着或坐着拍照留念。后廊放置一玻璃展柜,陈列若干友朋书札及重要文件,我特别关注1943年由时任教育部长签署的、贴着本人照片、盖着教育部红印的“教授证书”[第1314号]:“台静农,性别男,年龄四十一岁,籍贯安徽霍邱。该员经本部依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审查,认为合于教授资格,此证。”



彝族老人(纸本设色) 汪大为

整个人文会馆建筑简捷、雅致,也很用心,借助二十多幅书法作品,营造主人的生活环境与精神氛围,效果很好,也颇具美感。可作为台静农小说及学术略有研究的人文学者,我对整个展陈过于偏重书艺不太满意,当即向主人建议,起码增加一个展柜,陈列先生生前刊行各种版本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1928年)、《建塔者》(1930年)、散文随笔集《龙坡杂文》(1988年)、学术论文集《静农论文集》(1989年),以及《静农书法作品集》(1985年)等书法作品集,还有去世后陆续整理出版的《台静农先生辑存遗稿》(1993年)、《中国文学史》(2016年)、《静农佚文集》(2018年)、《亡明讲史》(2020年)、《台静农全集》(2024年)等。一句话,我不希望后人提及台先生时,只将其作为著名书法家看待。

看我还再在寻觅,梅教授问我在找什么,我

那一年,父亲在泰莱线施工,从工地上带回两只鸚鵡,滴滴溜溜地叫,在笼子里上蹿下跳。放学回家,我和小伙伴们逗弄鸚鵡玩耍。山区孩子,见过麻雀铺天盖地飞,也见过乌鸦和树莺跳,这种俊俏的鸚鵡,还是第一次见到。弟弟妹妹十分喜欢这两只鸚鵡。听说鸚鵡会说话,我们就教鸚鵡单音音节。鸚鵡犹如好学的孩子,引颈倾听,随后又喳喳叫个不停,一只鸚鵡好像在向另一只鸚鵡说:不会教,教不好!

父亲带回来鸚鵡,又去几百公里外的工地上上班了。有时,父亲会让工友们代笔写家信,问鸚鵡学会说话了吗?父亲不识字,领工资要盖印章。多年后,我顶替父亲到工程队工作,看到老铁路职工用摁手印的方式领工资,无限感慨。工地上奔波的父亲,每天与砂子、水泥和红砖打交道,不识字的父亲,下班后喝酒打牌娱乐。那两只鸚鵡,或是父亲下班后到集市闲逛发现买来的,或是工友有家养的而向人家要来的,没想到成了孩子们的最爱。

少时,父亲每年最多回两次家。东北、西南修铁路,竟好几年不

说那尊鲁迅陶塑呢?她笑着说,等着你帮助寻找并捐赠呢。原来台大至今没见过台先生当年捧着从旧居走向新居的鲁迅像,书里所用图片,是某法国教授的藏品。梅教授希望能登高一呼,帮我们请来一尊同款作品,放在台先生书桌上,作为历史的见证。

没把握的事,不敢胡乱答应。我赶紧转移话题,询问同一条街上海光故居的情况。2014年我寻访殷先生故居,那时还处于封闭状态,只能在门口遥拜并拍照留念;

2023年11月故居整修完毕,如今作为展览空间对公众开放。这回来不及了,下次一定参访。温州街上那么多文化名人,下回重访时,说不定还有另外的惊喜。若是,那温州街可就真的成了台北最美丽的风景。

转眼,鸚鵡下蛋了,鸚鵡孵出了小鸚鵡,笼子里充满家的气息。老鸚鵡没学会说话,孩子们就寄希望于小鸚鵡,小鸚鵡只听它们父母的叫声,根本不理会孩子们的叫嚷。父亲回家,建议把多余的鸚鵡分给聋子大爷养,聋子大爷做任何事十分精心,不几年,扩展了几笼鸚鵡。妹妹说,聋子大爷还出售了几笼鸚鵡。鸚鵡成了乡亲们调剂生活的尤物。我家笼子不断更换着新旧鸚鵡。

有年冬天,我回到家,发现那两只鸚鵡竖挂在笼子搁架上。我呼唤它们,它们毫无反应。不知是因为缺少小米还是饮水不洁,还是它们试图窜出牢笼,两只鸚鵡永远地走了,像冬天里一个香甜的梦飘走了。

得非常别致。不知道是因为土耳其茶具具有的异域风味的浓烈茶香让我上瘾,还是那诱人的优美线条的郁金香杯使我着迷,我在土耳其旅游时,几乎每天都要喝上几杯。可能是爱屋及乌的原因,我回来后,还特地到某宝上买了土耳其的红茶和一套郁金香茶杯,在家里喝了很久自制山寨版的土耳其茶,才从“郁金香后遗症”中走出。

在去土耳其之前,我总以为中国作为茶的故乡,理应是喝茶最多的地方。可去了土耳其才知道,他们对茶的痴迷不仅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或许是因为有了郁金香杯这样既漂亮又实用的可计量的标准的茶具,使得他们在喝茶时不仅有艺术性,也便于购买和普及吧。记得当时土耳其的一杯茶是三里拉,这个价钱当年差不多相当于3块多钱人民币,基本上到处都是是一样的价格,原因大概也因为每个郁金香杯的茶量是一样的。

假使我没去过伊斯坦布尔,没去过土耳其的其他地方,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茶在土耳其竟然会如此流行,自然也不会想到这些问题,更不会还买来迷人的郁金香杯以东施效颦。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生活的地方,去外面的世界去看看,难免会把自己听到的当成整个世界,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想象成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想象成世界独一无二的最高存在。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曾说过,人只有通过走向现实世界才能走出自己。而他在此特别强调“现实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走出自己,必须走向我们之外的现实的世界,或者真实的世界,而不是道听途说,走向自己的想象或自己的过去,否则只能是南辕北辙。我们常说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这个道理。只有走出自己熟悉的地方,走出自己熟悉的想象,才能从自我编织的牢笼里走出,而不是身在自我的囹圄之中,透过困囿自己的窗户的格栅看出去之后,反以为这些格栅所包围的是自身之外的世界。

我们走遍世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或者证明自己的独一无二,而是为了走出自己,看到世界的丰富,博大,多样,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世界一隅,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看待自己而已,而或许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郁金香杯的诱惑

张生

## 五月的乡村

徐子芳

麦收浆

南风带雨麦收浆,一树榴花着喜装。社燕衔泥细雨密,子规啼血晓风香。窗前影动家家早,桥外帆飞片片忙。满地诗情春酒买,手机声里读熙阳。

秧苗青

大湾小径起云烟,五月秧苗郁郁芊。水满船头飞白鹭,风寒裤脚入青田。枇杷正熟杨梅紫,桑叶初残蚕宝眠。一路山歌载碧色,纵横农事唱流泉。

## 想说话的鸚鵡

戴荣里

冬天,雪花落满院子,麻雀们来觅食,被寒风吹得颤抖,麻雀没有鸚鵡幸福,有小米吃,有石屋躲避风寒。雪下了三天三夜,麻雀们叽叽喳喳的叫声弱了,终于有麻雀冻死在雪堆里。天晴了,我把鸚鵡挂在树枝上。麻雀们看着鸚鵡叫,鸚鵡也看着麻雀们叫。麻雀羡慕鸚鵡能吃到小米,鸚鵡大概也羡慕麻雀们飞翔的自由。鸚鵡在笼子里乱跳起来,引来孩子们一片欢呼。鸚鵡平静时,孩子们会教它们说话,它们爱答不理。本家奶奶说,鸚鵡轻易不说话,八哥才会学人话。



我入“局”很早。4岁的时候开始学围棋,是奶奶给我报的兴趣班。那之后,几乎每个下午,奶奶都会带着小小的我去上课。因为学棋,我几乎没怎么上过幼儿园。虽然年纪小,个头小,但我在棋盘边能坐得住。

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听说过“天元”和“名人”。这两项赛事之所以这么早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因为它们都是头衔赛。头衔赛的名誉感会更强一点,分量会更重一点。我心里也种下了一颗种子——赢得头衔赛的冠军。

学棋一年左右,我便开始在全国各类围棋比赛中接连获得胜利。当我获得上海同洲棋院举办的国际城市儿童围棋邀请赛幼儿大班组冠军后,同洲棋院的院长亲自到徐州劝说我到上海来上学,学棋。又是奶奶,陪我一起离开家乡,一起义无反顾。我热爱围棋,也坚定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

头衔战的特殊荣誉感

我得到的荣誉越来越多,2011年定段,2012年就参加了天元赛的预选赛,我记得当时还是网上的比赛。第一次获得天元赛决赛挑战权,我面对的对手是陈耀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头衔赛的决赛,当年发挥得并不理想。其实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不错,竞技水平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所以去到同里,我的内心藏着“把冠军带回家”的想法。之所以比赛表现有些拉垮,我个人觉得还是心态出了问题。把头衔赛的荣誉看得越重,越不能发挥真实的水平。

但最终以2比1赢得了这个冠军,第一次成为天元。

半昱廷

## 十日谈

我和天元赛40年

明起刊登一组《清晨你如何起床》,责编郭影。

责编:华心怡